

遠洋捕魚投入高 風險日增

駕馭大船的船老大們，也覺得日子越來越難過。到海外，漁船需要足夠的抗風能力，以及先進的設備，這就需要投入巨資建造更大的漁船，高投入就需要有高回報，這是一環扣著一環的，逼著他們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從帆船、木質船到鐵殼船，從拖網漁船到新型燈光圍網鋼質漁船，船越造越大，馬力越來越大，船上的設備也越來越先進。較早購買大型新型燈光圍網鋼質漁船的林光北告訴記者，一艘採用台灣先進圍網技術建造的大型新型燈光圍網鋼質漁船，造價1,000多萬元人民幣。漁船的設備很先進，價格越高，成本越高，所要承擔的風險也更高。

油錢工資 月花約50萬

如果能做船長，除了固定薪水，賣魚的收益跟船主六四開。船長拿六成，船主只拿四成。這意味著，魚打得越多，船長的收入也越高，但這種看起來似乎不錯的薪酬，帶來的卻是更多的壓力。一旦幾次打不到魚，船長雖然看起來並無什麼太大的損失，名聲卻壞掉了。「以

後不會有人來請你的。」

林光北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，包括油錢、船員工資、檢修費用，一個月的成本大概需要50萬元。

「可是現在就連釣魚島海域，魚也越來越少了。」

吳阿先也有同感，他們曾經在釣魚島海域作業一個多月，只捕到10幾萬元的魚，連本錢都不夠，再加上會有日本巡邏艇的驅趕，也就不願意去了。



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，建於唐開元六年，1,000多年來，打漁一直是這個地方的傳統生產方式，祖祖輩輩都是要去釣魚島捕魚，對於在中日爭端中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這片海域，對福建漁民來說，釣魚島海域就是他們祖輩傳下來的漁場，而今就算隨時要面對日本海上防衛廳艦艇的圍堵，他們也要繼續在這片中國領土捕魚為生。■文/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瑤瑛、實習記者 馮雅玲

福建漁民 外交刀尖

釣魚島捕魚已千年 而今屢遭日艦逐



■2010年9月7日發生撞船事件後，中國「閩晉漁5179號」船長詹其雄遭日方扣押。

資源枯竭 近海無魚

從14歲就開始出海捕魚的漁民吳阿先，仍然能清晰記得旺季時，魚販子競相出價的盛況。而今在近海能捕撈到的魚越來越少，從船老大到漁民的生存，也越來越艱難。「哪裡魚多，就去哪裡。」

40多年來，吳阿先幾乎每年都會去釣魚島海域，而且一年往返數次。300多海里、20多個小時的航程。每名船長的手上和漁船機器上，都有一張海防圖，中國的海岸線畫得清清楚楚。當然，釣魚島也畫在其中。「我們祖輩幾百上千年都會去釣魚島海域捕魚。」他說，太平洋黑潮流經這裡，帶來了大批魚群，最多的魚是綠鰭馬面魷，也就是閩南一帶俗稱的「剝皮魚」。

在釣魚島與東南方的北小島、南小島之間，還有一條寬達1,000多米的「蛇島海峽」，風平浪靜。「海峽裡面還產飛花魚，能賣很好的價錢。」吳家祖祖輩輩，到釣魚島遇上風浪時，都到「蛇島海峽」裡避風。人們從來不覺得，那是日本人的地方。

過去，林光北(化名)一年到頭都在釣魚島捕魚，正月十五出海，來回三、四天時間，就有10幾萬元的漁獲。在旺季的時候，他們甚至通宵作業，最好的時期，一年下來賣過上千萬元的魚。

遠洋捕撈 日艦頻擾

據以前上過釣魚島的老一輩人稱，釣魚島上有一座土地公廟，這種建築，是民間祭拜土地公用的，這種風俗，只有中國才有。但土地公的庇佑卻抗衡不了日本人的巡邏艇。漁民們在釣魚島海域的捕撈，越來越頻繁地受到來自日本的干擾。

「以前很少看到日本的巡邏艇，但是在這兩年，日本巡邏艇逐漸多了起來，而且對中國漁民越來越嚴厲。」吳阿先回憶說，早年是離岸15海里或者12海里日本巡邏艇才採取行動。現在他們漁船離釣魚島還有40多海里，日本的巡邏艇就開始靠了過來，喊話讓他們離開，如果漁船不肯退後，軍艦會進行驅趕。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，這幾年，深滬鎮的漁民們不太願意去釣魚島，但他們否認跟日本巡邏艇的驅趕有直接關係。「相比之下，我們更害怕風暴，要是碰上風暴，什麼信號都沒了，得吃很大的苦頭。」



■漁民們在釣魚島海域的捕撈，越來越頻繁地受到日本的干擾。

曾遭日方扣押 漁民心有餘悸

李國金是從惠安來深滬港打工的漁民，受僱於「閩晉漁5179」漁船，2010年9月7日「閩晉漁5179」漁船在釣魚島海域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相撞，漁船被日本保安廳非法扣押。回憶起被扣押的那段日子，李國金還心有餘悸。

「被日本非法扣押的那幾天，大家都被困在船上，外面有日本人守着，不讓我們下船。因為廚師生病了，沒人做飯，誰餓了，

就隨便煮點東西吃，要不就吃幾口乾糧，那時候就盼着能早日回家。」李國金說，即便如此，日方人員還是經常把他們叫去問話，問他們知不知道釣魚島是誰的領土。一說到這，李國金顯得很激動：「我們都告訴日本人，釣魚島當然是中國的領土了，中國漁民為什麼不能去，祖輩的人都去那邊捕魚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！」



■李國金是從惠安來深滬港打工的漁民。



■釣魚島歷史上就是中國固有領土，明朝《使琉球錄》早有記錄。

釣魚島屬中國 明朝早有記載

新聞通識

通常所說的釣魚島其實是一個群島，位於中國福建正東、台灣東北的東海海域，由釣魚島、黃尾嶼、赤尾嶼、南小島、北小島及幾個岩礁組成，總面積約6.5平方公里。其中，釣魚島面積最大，約4.3平方公里。釣魚島上無人長期居住。

釣魚島歷史上就是中國固有領土，在行政上明朝年間隸屬於福建省，清朝初年則隸屬於台灣。明朝永樂元年(1403年)完成的《順風相送》一書中，首次提到釣魚島。1534年，明朝第11次冊封使陳侃所著《使琉球錄》，完整地記錄了明朝冊封琉球的航海歷程，再次留下了中國人首先發現釣魚島的證明。資料來源：新華網

漁業資源枯竭 漁民遠洋捕撈

出於對海洋資源的保護，中國實施了海洋捕撈「零增長」和「負增長」政策。記者從泉州市海洋與漁業局了解到，從總量上講，近10年，泉州市捕魚量沒有太大變化，一直保持在65萬噸左右。再加上近幾年福建近海魚類資源逐年萎縮，漁民只有前往更遠的海域，才能捕撈到較多的魚。

迫於生計 風雨兼程

記者在深滬碼頭採訪時，遇上一對靠一艘小艦板謀生的夫婦。臨近正午，烈日當空。不遠處一艘小艦板朝着岸邊駛來，站在岸上觀望很久的小陳急忙沿着石階走下海邊，等小艦板一靠岸，小陳熟練地幫丈夫停好船，從丈夫手中接過一桶小雜魚，

並心疼地問丈夫，熱不熱？丈夫搖搖頭，又「突突地」開著小艦板駛離岸邊。小陳則小心翼翼地將魚桶提上了岸。看著塑料桶裡還鮮活的小雜魚，小陳露出滿意的微笑。「自己和老公是四川人，幾年前就來此謀生，靠著這一艘小艦板，家裡的日子還過得去，但也只夠餬口。」

小陳告訴記者，老公每天就這樣風裡來雨裡去，運氣好一些，一天可以捕回來兩桶魚，一桶魚可以賣100多元，但是扣掉一些費用，也就只有上百元的收入，運氣不好，一天都沒有一桶魚，魚越來越少，他們的生存也越來越難。「像這種小打小鬧的海上作業，對於當地的船老大來說是很不屑的。但我們沒有錢買大船，也只能湊合著過日子。」

海上作業辛苦 捕魚後繼無人

在深滬港，男孩子一般十七八歲就出去捕魚，但是到了近十年，男孩子們不再繼承祖業，年輕一輩的人寧願到工廠上班，也不願意再過背井離鄉、風吹雨打、擔驚受怕的日子。

高中畢業後，小林就到一個事業單位當司機，平日基本不談家裡的事。也沒有同事知道，小林家裡有兩艘大型的燈光圍網鋼質漁船，他的父親是深滬有名的老船長。

「漁民的日子並不像你們看起來那麼風光。」小林告訴記者，兩艘漁船要3,000多萬元，有些錢是向銀行貸款的，父親壓力很大，這不僅來自於資金的壓力，船員的人身安全、能否捕到魚等問題都讓父親鬆不起來。

年輕一代 拒承父業

小林依然記得在自己還小的時候，父親到台灣海峽捕魚時，曾被台灣當局扣留3個月。當時奶奶的眼睛都快哭瞎了，天天以淚洗面，家裡一片愁雲慘霧，這樣的日子，他不敢去想。「雖然一個月的工資才兩三千元，但我覺得挺好的。」小林坦言，比起出海捕魚，自己更喜歡這種輕鬆、沒有壓力的工作。

吳阿先的兩個孩子，也都在工廠打工。「捕魚太苦了，有工還是去做工吧。」和吳阿先一同出海的漁民，年齡大約都在四、五十歲之間，年輕的漁民幾乎沒有了。「以後只能聘外地人了，又或者是設備越來越先進，需要的人不用那麼多，船到碼頭自然直，總不至於把祖業給丟了吧？」



■目前正值休漁期，船主對漁船進行維修或擴容。